

卷第八十四 異人四

苗晉卿 義寧坊狂人 張儼 奚樂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業 石旻

管涔山隱者 宋師儒 會昌狂士 唐慶 盧鈞

苗晉卿

苗晉卿困於名場。一年似得，復落第。春景暄妍，策蹇衛出都門，貰酒一壺，籍草而坐，酣醉而寐。久之既覺，有老父坐其傍。因揖敘，以餘杯飲老父。愧謝曰：「郎君縈悒耶？」寧要知前事耶？」晉卿曰：「某應舉已久，有一第分乎？」曰：「大有事。但更問。」苗曰：「某困於窮，然愛一郡，寧可及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廉察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苗公乘酒，猛問曰：「將相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苗公怒，全不信，因肆言曰：「將相更向上，作天子乎？」老父曰：「天子真者即不得，假者即得。」苗都以為怪誕，揖之而去。後果為將相。德宗升遐，攝塚宰三日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義寧坊狂人

元和初，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，俗呼為五娘。常止宿於永穆牆下。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。金陵有狂者，眾名之信夫。或歌或哭，往往驗未來事。盛暑擁絮，未嘗沾汗；遇寒袒露，體無數垢。中使將返，信夫忽扣馬曰：「我有妹五娘在城，今有少信，必為我達也。」中使素知其異，欣然許之。乃探懷中一袱，納中使靴中。仍曰：「謂語五娘，無事速歸也。」中使至長樂坡，五娘已至。攔馬笑曰：「我兄有信，大夫可見還。」中使遽取信授之。五娘因發袱，有衣三事，乃衣之而舞，大笑而歸，復至牆下。一夕而死，其坊率錢葬之。經年，有人自江南來，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張儼

元和末，鹽城腳力張儼遞牒入京，至宋州，遇一人，因求為伴。其人朝宿鄭州，因謂張曰：「君受我料理，可倍行數百。」乃掘二小坑，深五六寸，令張背立，垂踵坑口。針其兩足，張初不知痛，又自膝下至胛，再三捋之，黑血滿坑中。張大覺舉足輕捷，才午至汴。復要於陝州宿，張辭力不能。又曰：「君可暫卸膝蓋骨，且無所苦，當行八百。」張懼辭之。其人辦不強，乃曰：「我有事，須暮及陝。」遂去。行如飛，頃刻不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奚樂山

上都通化門長店，多是車工之所居也。廣備其財，募人集車，輪轆輻輳，皆有定價。每治片輞，通鑿三竅，懸錢百文。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，日止一二而已。有奚樂山也，攜持斧鑿，詣門自售。視操度繩墨頗精，徐謂主人：「幸分別輞材，某當並力。」主人訝其貪功，笑指一室曰：「此有六百片，可（可原作甘，據明抄本改）任意施為。」樂山曰：「或欲通宵，請具燈燭。」主人謂其連夜，當倍常功，固不能多辦矣，所請皆依。樂山乃閉戶屏人，丁丁不輟，及曉，啟主人曰：「並已畢矣，願受六十緡而去也。」主人洎鄰里大奇之。則視所為精妙，錙銖無失，眾共驚駭。即付其錢，樂山謝辭而去。主人密候所之。其時嚴雪累日，都下薪米翔貴。樂山遂以所得。遍散於寒乞貧窶不能自振之徒，俄頃而盡。遂南出都城，不復得而見矣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王居士

有常樂王居士者，老年鶴髮，精采不衰。常持珠誦佛，施藥里巷。家屬十餘口，豐儉適中。一日遊終南山之靈應台，台有觀音殿基。詢其僧。則曰：「梁棟欂櫨，悉已具矣，屬山路險峻，輦負上下，大役工徒，非三百緡不可集事。」居士許諾，期旬日齎鏹而至。入京，乃托於人曰：「有富室危病，醫藥不救者，某能活之。得三百千，則成南山佛屋矣。」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，女歲十五，遭病甚危，眾醫拱手不能措，願以其價療之。居士則設盟於箋，期之必效。且曰：「滯工役已久，今留神丹，不足多慮，某先馳此鏹付所主僧。冀獲雙濟。」鬻金者亦奉釋教，因許之。留丹於小壺中，齎緡而往。涉旬無耗，女則物化。其家始營哀具，居士杖策而回。乃詬罵。因拘將送於邑。居士（居士原作且，據明抄本改）曰：「某苟大妄，安敢復來？請入戶視之。」則僵絕久矣。乃命密一室，焚槐柳之潤者，湧煙於其間，人不可邇。中平一榻，藉屍其上，褫藥數粒，雜置於頂鼻中。又以銅器貯溫水，置於心上，則謹戶屏眾伺之。及曉煙盡，薰黔其室，居士染指於水曰：「尚可救。」亟命取乳，碎丹數粒，滴於唇吻，俄頃流入口中。喜曰：「無憂矣。」則以纖繡蒙其鼻，復以溫水置於心。及夜，又執燭以俟，銅壺下漏數刻，鼻續微噓。又數刻，心水微灑。則以前藥復滴於鼻，須臾忽噓，黎明胎息續矣。一家驚異。愧謝王生。生乃更留藥而去，或許再來，竟不復至。後移家他適。不知所從。女適人，育數子而卒。（出《闕史》）

俞叟

江陵尹王潛有吏才，所在致理，但薄於義。在江陵日，有京兆呂氏子，以饑寒遠謁潛，潛不為禮。月餘在逆旅，未果還。有市門監俞叟者，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，召而問之。呂曰：「我居涇北。貧苦未達，無以奉親。府帥王公，中表丈也。以親舊自遠而來，雖人謁，未嘗一問，亦命之所致耶。」叟曰：「我亦困者，無以周吾子之急，今夕可泊我宇下，展宿食之敬。呂諾之。既延入，摧簾破牖，致席於地，坐語且久，所食陶器脫粟而已。叟曰：「吾嘗學道於四明山，偶晦於此。適聞王公忘舊，甚訝之。因覆一缶於地。俄頃，乃舉以視之，有一紫衣人，長五寸許。叟指之謂呂曰：「此王公也。呂熟視，酷類焉。叟因戒曰：「呂生爾之中表姪也，以旨甘無朝夕之給，自輦下千里而至。爾宜厚其館穀，當金帛為贈，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？」紫衣者卑揖，若受教之狀，遂不復見。及旦，叟促呂歸其逆旅。潛召呂館之，宴語累日。將戒途，助以僕馬囊裝甚厚。（出《補錄記傳》）

衡岳道人

衡嶽西原，近朱陵洞，其山險絕，多大木猛獸。人到者率迷路，或遇巨蛇不得進。長慶中，有頭陀悟空，常裹糧持錫，夜入山林，越屍侵虎，初無所懼。至朱陵原，遊覽累日，捫蘿垂踵，無幽不跡。因是研折，憩於岩下，長吁曰：「饑渴如此，不遇主人。」忽見前岩有道士坐繩床，僧詣之，不動。遂責其無賓主意，復告以饑困。道士歛起。指石地曰：「此有米及饌。」劓石深數寸，令僧探之，得陳米鬥餘，即置於釜。承瀑水，敲火煮飯，觀僧食一口未盡。辭以未熟，道士笑曰：「君嘗正此，可謂薄食，我當畢之。」遂吃硬飯。又曰：「我為客設戲。」乃處木梟枝，投蓋危石，猿懸鳥跂，真捷閃目，有頃，又旋繞絕頂。窺轉見。目語之曰：「汝

倏忽失所。僧尋路歸寺，數月不復饑渴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李業

李業舉進士，因下第，過陝虢山路，值暴雷雨，投村舍避之。鄰里甚遠，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，業牽驢拴於簷下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，李有一馬。相與入止舍內。及稍霽，已暮矣。小童曰：「阿翁即欲歸，不喜見賓客，可去矣。」業謂曰：「此去人家極遠，日勢已晚，固不可前去也。」與老翁歸，見客欣然。異禮延接。留住宿。既曉懇留。欲備饌。業愧謝再三。因言曰：「孫子雲阿翁不愛賓客，某又疑夜前去不得，甚憂怪及。不意過禮周旋，何以當此？」翁曰：「某家貧，無以待賓，慚於接客，非不好客也。然三人皆節度使，何敢不祇奉耶？」業曰：「三人之中，一人行官耳，言之過矣。」翁曰：「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，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。然秀才五節鉞，勉自愛也。」既數年不第，業從戎幕矣。明年，楊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，累職至軍使，除涇州節度使。李與鎮同時為軍使，領邠州節度。業以黨項功除振武邠涇，凡五鎮旌鉞。一如老翁之言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石旻

會昌中，有石旻者，蘊至術。嘗游宛陵，宿雷氏林亭。時雷之家僮網獲一巨魚，以雷宴客醉臥，未及啟之。值天方蒸暑，及明日，其魚已敗，將棄去。旻曰：「吾有藥，可令活，何棄之有？」雷則請焉。旻遂以藥一粒，投魚口中。俄而鱗尾皆動。鮮潤如故。雷大奇之，因拜請延年之餌。旻曰：「吾之藥。至清至潔。爾曹嗜慾無節，臟腑之內，諸穢委集。若遽食之，若水火相攻，安能全其人乎？但神仙可學，人自多累。如籠禽檻猿，徒有騫翔騰躍之志，安可致焉！」（出《補錄記傳》）

管涔山隱者

李德裕嘗云：三遇異人，非卜祝之流，皆遁世者也。初掌記北門，有管涔山隱者，謂德裕曰：「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，然須值少主，德裕聞之愕眙，灑然變色。隱者似悔失言，避席求去。德裕問曰：「何為而事少主？」對曰：「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，是以言之。」德裕其年秋登朝。至明年正月，穆宗纂緒，召入禁苑。及為（原無為字，據明抄本補）中丞。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。德裕下榻與語曰：「時事非久，公不早去，冬必作相，禍將至矣。若亟請居外，代公者受患。公後十年，終當作相，自西而入。」是秋出鎮吳門，經歲入覲，尋又杖鉞南燕。秋暮，有邑子於生引鄴郡道士而至，才升賓階，未及命席，謂德裕曰：「公當授西南節制，孟冬望舒前，符節至矣。」三者皆與言協，不差歲月。自憲闈竟十年居相，由西蜀而入。代德裕執憲者，俄亦竄逐。唯再調南服，未嘗有前知之士，為德裕言之。豈禍患不可前告，神道所秘，莫得預聞乎？（出《窮愁志》）

宋師儒

宋師儒者，累為鹽鐵小職，預知吉凶之事。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。時淮南有僧常監者，言事亦有中。常監在從事院話道，師儒續入，常監甚輕之，微不為禮。師儒不樂曰：「和尚有重厄，厄在歲盡。常監瞋目曰：「有何事？」莫相恐嚇，某還自辨東西，師儒曰：「和尚厄且至，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，莫騎駿馬子。」常監勃然而去。後數月，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，甚豪駿，將迎常監。常監曰：「此非宋師儒之言駿馬子，且要騎來。」未行數里，下橋，會有負巨竹束者，擲之於地，正當馬前，驚走入隘巷中。常監身曳於地，足懸於鐙，行數里，人方救得。腦破，血流被體，食頃不知人事，床昇歸寺。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：「此可免乎？」曰：「彼院竹林中，有物未去，須慎空隙之所。」常監飲藥酒，服地黃太多，因腹疾，夜起如廁。弟子不知，被一黑物推之，陷於廁中。叫呼良久，弟子方來。自頸已下，悉被沾污，時正寒，淋洗凍凜，又少頃不知人事。王太尉與從事速召宋君，大是奇事。「今復得免否？」曰：「須得鄰近有僧暴卒者，方可。」王公專令人伺之。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斃。王公曰：「此免矣。曰。須得強壯無疾者，此不得免。」數日，有少僧剃頭，傷刀中風，一疾而卒。宋君曰：「此則無事也。」王公益待以厚禮，常監因與宋君親善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會昌狂士

會昌開成中，含元殿換一柱，敕右軍彩造，選其材合尺度者。軍司下週至山場，彌年未構，懸重賞。有工人貪賞，窮幽捫險，人跡不到，猛獸成群。遇一巨材，徑將袤丈，其長百餘尺，正中其選。伐之倒，以俟三伏潦水潤流，方及谷口，千百夫運曳，始及砥平之處。兩軍相賀奏聞矣。淨材以俟有司選日之際，歎有一狂士，狀若術人，繞材太息惋咨，唧唧聲甚厲。守衛者叱責，欲縻之。其人略無所懼。俄頃，主者執之，聞於君（明抄本君作軍）主，中外異之。聽其所說：「須當中鋸解，至二尺見驗矣。解一尺八寸，但訝霏色紅殷，至二寸血流矣。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聽下。其人云：「深山大澤。實生龍蛇。此材中是巨鱗，更十年，當出樹杪而去。未聞長養於中，若為殿柱，十年後，必載此殿而之他國。吁可畏也。」言訖，失人所在。（出《芝田錄》）

唐慶

壽州唐慶中丞棲泊京都，偶雇得月作人，頗極專謹，常不言錢。冬首暴處雪中。親從外至，見臥雪中，呼起，雪厚數寸，都無寒色，與唐君話。深異之。唐後為摧鹽使，過河中，乃別歸。唐曰：「汝極勤勞，吾方請厚俸，得以報爾。」又懇請，唐固留不許。行至蒲津，酒醉，與人相毆，節帥令嚴，決脊二十。唐君救免不得，無緒便發，厚恤酒肉。才出城乃至，唐曰：「汝爭得來？」曰：「來別中丞。」唐令袒背視之。並無傷處，驚甚。因語雪臥之事。遂下馬與語曰：「某所不欲經河中過者，為有此報。今已償了，別中丞去。與錢絹皆不受，置於地，再拜而逝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盧鈞

盧相國鈞初及第，頗窘於奉（明抄本奉作曰）費。俄有一僕，願為月傭，服飾鮮潔，謹乾不與常等。睹鈞之乏，往往有所資。時俯及關（關原作開，據唐摭言改）宴，鈞未辦釀卒，撓形於色。於是僕輒請罪，鈞具以實告。對曰：「極細事耳。幾郎可以處分，最先合勾當何事？」鈞初疑其妄，既而將覘之，給而命之曰：「爾若有技，吾當主宴。第一要一大第，為備宴之地。次即徐圖。」其僕唯然而去，頃刻乃回。白鈞曰：「已稅得宅矣，請幾郎檢校。翌日，鈞強為觀之，既而朱門甲第，擬於宮禁。鈞不覺忻然。又曰：「會宴處即大如法，此尤不易張陳。」對曰：「第請選日啟聞，侍郎（明抄本侍郎作若其，唐摭言待作侍）張陳，某請專掌。」鈞始慮其為非，反覆詰問，但微笑不對。或意其非常人，亦不固於猜疑。暨宴除之日，鈞止於是，俄睹幕帟茵毯，華煥無比，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。鈞之釀率畢至，由是公卿間靡不洩詫。詰朝，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，因之一去不返。始去旬日，鈞異其事，馳往舊游訪之。則向之花竹，一無所有，但頽垣壞棟而已。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，故為曲贊一春之盛，而成終身之美也。（出《摭言史》）

